



朱子大全卷之八十六

祝文

行鄉飲酒禮告先聖文

一昨朝廷奉行鄉飲酒之禮而縣之有司奉行不謹容節  
謬亂儀矩缺踈甚不足以稱明天子奉遺典禮之意今者  
賓只有日熹謹與諸生考協禮文推闡聖制周旋揖遜一  
如舊章即事之初敢以舍菜之禮謹修慶告

經史閣上梁告先聖文

書樓之役工告儻功慶幸脩梁卜日惟謹敢以釋菜之禮  
告于先聖先師至聖文宣王惟先聖先師格迪衆志昇以  
有成謹告



告護李祠文

書樓之役工告備功慶舉脩梁卜日惟謹是用告于尔神  
惟尔有神尚祐衆心以相茲事

奉安蘇丞相祠告先聖文

故相蘇公頌同安人也其道孝淵源履行純固天下孝士  
大夫之所宗仰而邑子後生聞見輩淺弗克究知父兄閔  
焉用告有司請即孝官歲時奉祠以建遺烈使孝者有所  
具起今既畢事將妥厥灵敢以舍菜之礼告于先聖先師  
之神謹告

屏弟子負告先聖文

熹不肖昨以布衣諸生出洋為此縣吏而得參聽其孝事

而行能寡薄治教不孚所領弟子員有其某者乃為淫蕩  
之行以溷有司熹竊自惟身不行道無以率礪其人使至  
於此又不能蚤正刑辟以彈治之則是德刑兩弛而士之  
不率者終無禁也是故告于先聖先師請正孝則恥以明  
刑夫扑作教刑而二物以收其威固先聖先師學校之政  
所以遺後世法也唯先聖先師臨之在上熹敢不拜手稽  
首

奉安蘇丞相祠文

泉人衣冠之盛自國初以至于今其間顯人或至公卿者  
多矣然而終始大節可考而知則未有若公之盛者也惟  
公著節於熙寧登庸於元祐而幅巾謝事偃仰婆娑於紹



聖元符之間然則公之所自任於進退出處之間者可謂無所苟矣是蓋將比古之所謂大臣者豈獨泉人數公而已哉今以邑人之意祠公於孝即事之始敢布其衷尚饗

奉安蘇丞相畫像文

惟公始終一節出入五朝高風聳乎士林盛烈銘于勳府矧茲故邑實仰餘光悵親炙之無從冀瞻依之有地是用肖德義於廡院建遺烈於孝宮營表方將儀圖聿至式瞻精宇爰寓神棲既協吉於灵辰敢式陳於非薦尚饗

準赦謁諸廟文

天子郊見上帝厘事告成還御路門班祭澤於海內以尔神有功於民載在祀典申詔有司以礼报祭臣其不佞奉

承明詔敢不奉制幣潔犧牲駿奔走以告詞下惟尔有神尚克膺天子丕顯休命尚享

請雨謁北山神文

乃者邑民以歲事有謁于君侯君侯過恩賜之吉卜而許以來是故將有以填撫綏寧之也民其敢不惟欣舞歌以樂神賜吏其敢不潔齋芬苾以拜神休惟風雨水旱癘疫之不時以君侯之不顯威神是震是核俾無災害則豈惟斯人專美其賜吏亦與免於曠弛之憂惟君侯之留意焉

春祈謁廟文

間者歲比不登民填溝壑今幸改歲人得以修其畎畝農桑之務惟是雨暘以時俾無水旱螟螣之災則非人力之



所能及惟君侯加惠之則幸矣某祇承祀典敢不齋肅明薦以獻以祈

秋賽謁廟文

今茲存惟水旱之數宜不得下熟然頗有所收足以慰夫三農之心而供有司之賦者實神有以佑之也不然民飢而死吏之憂豈有所極哉仲冬之月祇循故事以告謝神不敢愛其繁牲醴酒惟不足以答神之賜而豈敢有所祈

辭先聖文

熹祇服厥事于茲五年業荒行墮過客日積雖追厥罰曷慊于心辭吏告歸愧仰崇仞謹告

南康謁先聖文

熹蚤以諸生推擇為吏中遭疾病即退丘園乃得其耕種之餘日伏讀先聖先師之遺書夜思書行不敢以昧陋自棄者二十餘年於此矣誤蒙聖恩假守茲郡懇辭不獲輿曳而來疇昔所聞庶幾小試而蒲抑之質衰不待年憤眊支離已深不夢之歎大懼弗稱以辱君師祇事之初敢以誠告惟先聖先師之靈實誘其衷使幸不獲罪於其民而蚤遂歸田以終故業則熹不勝幸甚謹告

白鹿洞成告先聖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二月癸丑朔十八日庚午具位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熹昨按國朝故事及郡圖經得白鹿洞之遺址於城東北十五里蓋唐李渤之隱居江南



李氏因以爲國孝及我太宗皇帝又嘗賜之書史以幸教其孝者而淪壞日久莽爲丘墟因籍惟念幸以諸生得奉詔條額以布宣教化爲取顧弗此圖懼速譴矣乃議復立今幸訖功將率同志講孝其間意庶幾乎先聖先師之傳用以答揚太宗皇帝之光訓鼓篋之始敢率賓佐合師生恭脩釋菜之禮以見于先聖以先師充國公先師鄒國公配尚享

白鹿洞成告先師文

熹仰稽國典建此孝官鼓篋之初恭脩釋菜之禮惟公發揚聖蘊垂教無窮敢率故常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享  
鄒國公云惟公命出脩業克紹聖傳

奉安濂溪先生祠文

惟先生道孝淵懿得傳於天上繼孔顏下啓程氏使當世孝者得見聖賢千載之上如聞其聲如睹其容授受服行措諸事業傳諸永久而不失其正其功烈之盛蓋自孟氏以來未始有也熹欽誦遺編獲啓蒙吝茲焉試郡又得嗣守條教於百有二十餘年之後是用式嚴貌象作廟孝宮并以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配神從享惟先生之靈寶臨鑒之謹告

謁故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祠文

惟公忠順勤勞機神明鑒沒而不枉食此江濱其亦有以相之使民安於下官給於上而熹也早得收其疾病之軀



以幸免於娑婆之嘆則公之賜大矣款謁之初敢以誠告

謁李尚書劉屯田詞文

熹猥承人之假守茲邦祗事之初以禮見于先聖先師而視其李川有公之遺祠在焉仰惟壯節高風夙所欽慕敢不再拜伏謁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惟公之靈尚克臨鑒謹告

告熊孝子墓文

維淳熙六年歲次己亥五月戊午朔具位熹謹遣某致祭于唐故孝子宜春縣丞熊府君之墓熹以被誤恩假守茲土視事之始考諸圖經以求此邦前賢懿德隱行之實於建昌得陳大中大夫從事中郎二司馬君以及府君之事

蓋皆以孝德聞而府君精神之感獨致涇水成川之慮私心竊敬仰焉然按圖以求其故迹則二司馬君之墓不可知而府君之墓宅孝基猶有遺馭謹命有司依準赦令禁禦樵牧其唐朝旌表舊門亦已復請于朝俟報脩立而先遣僚吏敬以酒肴之奠昭告此誠尚其英靈來鑒來享

祭屯田劉居士墓文

熹舊讀歐陽子廬山高之詩而仰公之名恨生遐僻不得一來仰其山之高而拜公之墓也茲誤上恩畀以郡紱至止之日望于四郊則山屹立千仞者故在而公之華屋山丘零落殆盡幾無迹之可尋矣乃訪邦之耆老俊彥得公之墓於城西荒茆廢圃之間其不為耕耨之所及者蓋已



無幾因復作為門垣而亭以表焉又得嘉名於寓士之賢者書而揭之以見公志度幾嗣而官於是者有以謹其樵牧之禁東西行而過於是者有以興起其剛毅廉退之心蓋不惟有以少慰夙昔鄉往之私亦可以仰稱聖天子所以使之承流宣化之意也工等訖後一奠致誠公而有靈庶其鑒饗謹告

奉安五賢祠文

熹誤膺朝命來守是邦至止之初得拜劉李二公之像於亭欽聳高風考觀正論既公栗里故居於郡境且肅陳公又嘗辱為遷民

有以慰夙心者既又咨訪得陶知秘丞劉公蓋嘗祿於筦庫而忠也永惟數公大節清名危言直道

遺烈所在千載如生爰始爰謀合享斯室季月之吉神位合成敢合僚吏率諸生以禮告于祠下蘋藻在列誠意感通群公有靈尚克歆顧

謁廟文

熹抱病田間不堪為吏久矣聖天子哀憐不忍終棄強畀符竹使為此邦輿曳而來亦既視事以衰耗罷軟之資當民貧財匱之際大懼曠缺無以克當明恩惟神受職明廷以食茲土其與命吏憂貴惟均其亦有以相之使民安於下官給於上而熹也蚤得收其疾病之軀以歸老故立則神之賜大矣歎謁之初敢以誠告它不敢以有所祈謹告

謁社稷文



熹叨被恩除假守茲土載惟社稷民命所依祇率故常按  
行封壇用嚴國典式對神休謹告

廣佑廟祈雨文

大王有功德於此土之人苟有雨暘之憂無不禱于大王  
其應之也則無不昭答如影響之隨至斯民之心歸之如  
父母信之如膏藥者有年於此矣間者上天降災陽德陰  
伏嘉生百物不蒙滋潤熹等乃大速亂于厥禱祠之事罔  
克專于大王懈墮弗虔咎由熹等而使千里之民田疇涸  
枯禾稼槁悴今其甚者有若燔灼矣雖並走群望懇祈備  
至而雲氣將交旋即解散焦然不能有膏寸之合秋陽益  
驕燥烈殊甚物之蒙害日以益深若自今以往三日不雨

則千里之民所恃以為生者蕩折無餘而無以為食其老  
弱將轉乎溝壑而死少壯者將散而為盜賊以爭其旦夕  
之命其禍亂之至豈有所極哉夫今不揀三日之後大王  
雖顧而哀之不可拯已故熹等私竊計議以為莫若奔走  
歸誠請命于大王之祠下大王若哀其迫切赦其前愆有  
以惠綏之則三日之內熹等齋宿以俟休命三日而不應  
則是大王終棄絕之熹等退而恐懼以待誅極不敢復進  
而禱矣恭惟大王闔闢造化一雨之恩蓋其餘事誠其意  
哀此千里之民則願無愛而亟為之熹等之願也拜伏于  
庭不勝哀扣懇切之至謹告

廣佑廟謝雨文



天久不雨苗之秀而將實者秋陽暴之日以憔悴田將無  
以為收人將無以為食大命近止岡或不憂我父子兄弟  
是用夙夜不遑啓居更相告語奔走羅拜于祠之庭而請  
命焉君王顧哀昭答如響禱之明日其澤沛然晝雨宵零  
越五六日而未艾尚陵漸潤草木蕃滋孰是嘉生而不豐  
好德宏施普恩大澤深夫豈可以言報顧無以自致其拳  
拳率脩故常祇薦蘋藻惟君王降佑歆享則斯人之願也

豐利侯祈雨文

熹多病不才濫戶郡寄修政不德以干陰陽之和自秋以  
來天久不雨早稻雖已收成而晚田不免告病吁嗟之禱  
徧干群望而嘉澤未應風日益高氣日益寒雲既合而復

離未既秀而不能有以實也朝兢夕惕不遑啓居惟侯聰  
明久食茲土雨暘之柄惟歟攸司日者雖已致祠悞或不  
能蠲索以達神意欲躬走謁又恨符印之守不克以前謹  
遣某官奔告祠下而熹祇率僚吏拜送于門西望叩頭再  
拜以請惟侯哀矜賜之一雨以卒終歲之惠則豈惟吏之  
不良獲免於戾而邦人父子實蒙其休所以報事侯者其  
敢有辭也

祈雨文

間以旱災奉詔致禱閱月踰時雨不可得稻之早熟者什  
失八九而吏之所以為禮樂與辭者亦既竭矣欲取水湫  
淵詣祠祀而專力乎人事之備則又念夫稻有晚出而未



就者不能無冀幸於萬一於是感歎憤激不能自己躬詣  
靈液而冀于有神請復與神為三日之期以聽休命惟神  
受職帝庭降食茲土以福其人為事今人之急如此神若  
弗聞亦何神哉若三日不雨雨而不周且決于四封惟天  
聰明吾恐神之不得安其室神尚聽之毋忽

秋報祝文

春禱秋報各有令典歲雖不登而有司不敢廢亦不敢以  
怠比者徧禱于神神非不加貺于民也直後時而蒙休者  
淺尔爰陳嘉薦敬脩常事神其顧歆益惠我民

祈晴文

東土之名荐罹水旱其幸免於溝壑者指二麥以救朝夕

之急而又相與戮力事農以冀有秋其得失之筭死生係  
之非常歲比也乃今天雨不休湖水汎濫小麥之未收者  
亦既折腐不得以食而新苗未立水沒其頭又將無復西  
成之望吏民憂懼術無所施惟神威靈作鎮西土其必以  
顧而哀之汎掃浮陰錫以晴霽則神之惠也民之幸也熹  
等濫將使指實分顧憂敢不齊袂再拜以請惟神鑒之謹  
告禹廟云王威神在天降食茲土

謝晴文

乃者以水潦之災有禱于神蒙神之休開廓氛翳使麥收  
稻植人得道其溝壑之憂既有日矣熹等敢不躬拜祠下  
跪薦牲酒以答靈貺惟神歆顧終此大恩其以豐年驅其



厲鬼俾我民復得以遂其有生之樂則神之賜於茲土焉無愧

祈雨文

吏既不得無以媚于上下以召和氣而福斯人其所以布主恩救民命者罔不惟神之依故熹往者嘗輒有請於神而亦既受其賜矣然方是時霖潦之災獨環越百里之間為然若今之旱則自浙河以東為州者七無不告病捐瘠之民凜然日有狼顧之憂乃不齋戒奔走以告于神其將安所歸命敢叩祠庭頓顙屏息以俟嘉應惟神幸哀憐之謹告

漳州謁先聖文

維紹興元年歲次庚戌四川甲申朔二十七日庚戌具位朱熹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熹總髮聞道白首無成茲荷謨恩復叨郡寄泣事之始載見祠廷永念平生怛焉內疚尚靳啓佑俾度其心毋悖所聞以速大矣謹告

刊四經成告先聖文

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先師兗國公先師鄒國公熹恭惟六經大訓炳若日星垂世作程靡有終極不幸前遭秦火煨燼之厄後罹漢儒穿鑿之謬不惟微詞奧旨莫得其傳至於篇帙之次亦復殺亂遙遙千載莫覓莫悟惟易一經或嘗正定而熹不敏又嘗考之書詩而得其小序之



失參稽本末皆有明驗私竊以為不當引之以冠本經聖  
言之上是以不量鄙淺輒加緒正刊刻布流以曉當世工  
以具告熹病卧不能拜起謹遣從事敬奉其書以告于先  
聖先師之廷神靈如在尚鑒此心式相其行萬世幸甚謹  
告

謁高東溪祠文

惟先生剛方之操鯁切之言一視險夷之死不變所謂一  
世之偉人非獨一鄉之善士也熹敬仰高風為日既久又  
幸嘗得執筆編列祠事而今日之來獲拜堂下則於隱忍  
回互之譏若有愧焉炷香酌酒斂衽陳詞伏惟先生之靈  
有以鑒之謹告

又謁高東溪祠文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東溪先生高公惟公志節堅高  
議論英發不容何病之死弗渝顧我顛蒙舊勞嚮往筆茲  
明薦庶激懦貪謹告

謁李龍學祠文

紹興之初公在迹列力闢和議見忌權臣出守此邦治行  
亦著竟以讒口去郡卧家人懷其忠建此遺烈熹愚不肖  
獲奉餘規求惟先人實同声氣載瞻劔履感慨增深敢薦  
馨香尚祈昭鑒謹告

謁三賢祠文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唐相國常公四門助教歐陽公



高州敕史周公闕自唐世始有華風惟尔三賢實為首倡  
稱思未泯延及于茲報事之處更不敢廢謹告

謁端明侍郎蔡忠惠公祠文

惟公忠言惠政著自中朝筮仕之初嘗屈茲郡歲時雖久  
稱思未忘厥有遺祠英靈如在真雖不敏實仰高風泣事  
之初敬脩禮謁謹告

謁崔統領祠文

惟侯忠存報國勇不謀身厥有遺祠英靈如在我來伊始  
稽卒故常敢薦肴觴用伸悼歎謹告

謁諸廟文

國家受天明命奄有禹方分我任功幽顯無間真奉制敕

乘撫漳民永惟明靈實同憂寄泣事之始祇歎郵祠敢竭  
愚衷與神為誓修身奉法節用愛人真雖至愚不敢不勉  
厥除疫癘時節雨暘非人所能是乃神識吏有不吏神得  
而誅神或不神則又奚咎肴羞在列馨香發聞惟神聰明  
鑒此心曲

謁社稷文

社稷之神實司民命故先王之法以民為貴社稷次之而  
牧民者其重不得班焉肆我國家稽古立制使凡為守令  
者始至則親謁于其祠所其所以愛民敬神之意厚矣真  
恭承聖詔來守此邦式奉舊章尚祈照鑒謹告

準即位赦祭神文



新天子端命帝庭光臨大宝敷錫海內咸與惟新履命有  
司式稽舊典嶽祇川后若古帝王義士忠臣悉嚴祀事庶  
臣分土職在布宣奉醪羞致祠下惟神鑒格歆此德馨永  
佑我民以對休命

謁修道州三先生祠文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八月一日謹遣孝生迪功郎道  
州寧遠縣尉馮允中致祭于濂溪先生周公明道先生程  
公伊川先生程公於皇道休沕穆無窮義農既遠孔孟為  
宗秦漢以還名崇實否文字所傳糟粕而已大賢起之千  
載一逢雨程之緒自我周翁清瀟之原有嚴貌象欲覲無  
因徒有張望吏以毀告閔然于喪出金少府往佐其功爰

俾諸生敬陳一醑先生臨之有赫無昧尚饗

修三閭忠潔侯廟奉安祝文

惟神為國上謀遭讒放逐行吟憔悴厥有離騷懷沙自沉  
勇赴茲水遺祠錫號帝有愍書吏惰不供神用弗宇乃今  
修奉亦既訖功敢饌靈神敢陳椒醑惟神降鑒永奠厥居

滄洲精舍告先聖文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有二月丁巳朔十有三日己巳  
後季朱熹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恭惟道統遠自羲  
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十其徒化  
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  
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



邵曰張爰及司馬李雖殊輒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  
旦熹以九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  
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夫墜逮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  
丘群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尚祈昭格陟  
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今以吉日謹率諸  
生恭修釋菜之禮以先師兗國公顏氏邠侯曾氏沂水侯  
孔氏鄒國公孟氏配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  
生康節邵先生橫渠張先生溫國司馬文正公延平李先  
生從祀尚饗

歸新安祭墓文

一去鄉井二十七年喬木具懷實勞夢想茲焉展掃悲悼

增深所願宗盟共加嚴護神靈安止餘慶下流凡在雲仍  
畢露茲蔭酒肴之奠惟告其衷精爽如存尚祈鑒享

又祭告遠祖墓文

維年月日遠孫熹謹率姪某姪孫某等以酒果告于遠祖  
二十一日公制置府君祖妣杜氏夫人之墓惟昔顯祖作鎮  
茲邦開我後人載祀久遠封塋所寄奉守弗虔宅人有之  
莫克伸禮茲用震懼籲于有司鄉評亦公遂復其舊伐石  
宗土俾後弗迷即事之初敢謝其謚謹告

焚黃文

日者天子始見上帝於泰壇頒慶宇內凡有列於朝者皆  
得追崇其先以廣孝治故我皇考班通九列而皇妣號比



郡封聖澤所如幽顯咸賴喜愚不肖久深不泯之悲祇奉  
制書徒切哀隕謹以清酌時羞消日以告伏惟恩靈對此  
休命謹告

又焚黃文

日者天子始郊盼慶寓內熹以職秩得從大夫之後故我  
亡室錫號有加恭奉制書俯仰悼歎惟尔有靈尚克嘉之  
謹告

又焚黃文

新天子端命帝廷欽承天序敷錫有位咸享追崇其先有  
司承認遂以皇考贈中大夫之命來告于第慈頌永隔餘  
五十年低對寵光感涕何極謹因祭歲恭  
拜手以

告而熹不肖繼忝從班大饗之恩復膺錫命肆我皇妣爰  
及故嬪亦得扳聯並受祭澤絲綸異數行即薦陳尚期恩  
靈歆荷亡數謹告

又焚黃文

恭惟先君天賦異質孝友之行足繼前修雅健之文追古  
作者爵壽弗稱隕於半途施及後人叨被寵祿追崇七命  
始列從班而先夫人亦膺顯號厚德之報不其在茲並命  
帝廷璽封震檢贊辭褒異視昔有加唯是音容日荒日遠  
生我勞瘁追養靡從祇奉命書舍爵以告涕泗摧咽不知  
所云尚饗

又焚黃文



君以辛亥郊恩始受大夫妻之號及今饗資予忝近列而君之號又躡進焉念昔相從惟艱惟悴君能勤力相我實多豈意莫年寵榮狎至君之季子亦被賞延而君不少須是可悲已奉奠致詔君其聽之尚饗

文焚黃文

熹賴遺訓竊位于朝獲被慶恩追祭祔廟亦有年矣比以鉤黨廢錮憂畏過深以故及今始克祗奉命書以告于寢廟惟我皇考洞視今古靡有遺情陟降如存尚克歆此不顯休命願熹衰頹年迫告休使我皇考未躋極品而先夫人亦未克正小君之號流根之報無復後期亦念及茲痛恨何極仰惟慈廕俯鑒愚衷尚冀後人不日昌大熹瞻望恩靈不勝感慕摧咽之至謹告

贈官告皇考文

往歲天子用事泰壇上帝降歆福祚昭答慶賜之澤覃及萬方中外幽明罔不咸賴謂熹名秩有列內朝降以命書賁其禰廟顧念孤藐祿不逮親祗奉明恩益深哀慕茲用齋戒致誥寢庭欽惟神靈服此休顯熹雖不肖敢不敬恭惟孝惟忠無或荒墜嗣有褒賜尚克嘉之覆其後人延于永世

第三男授官告家廟文

熹前任煥章閣侍制該遇明堂大禮赦恩奏補第三男在已蒙聖恩授承務郎祗承先訓蒙被賞延餘慶所覃益深



永慕

遷居告家廟文

熹罪戾不天幼失所怙祇奉遺訓徃依諸劉卜葬卜居亦  
既累歲時移事改存沒未安乃眷此鄉實亦皇考所嘗爰  
賞而欲卜居之地今既定宅敢伸虔告以安祖考之靈伏  
惟降鑒永奠厥居垂之子孫世萬無極

致仕告家廟文

維慶元五年歲次己未六月辛酉朔孝孫具位熹敢因時  
享昭告于祖考之靈熹至愚不肖蒙被先世遺德獲祇祀  
事五十餘年歲時戰兢罔敢怠忽至于今茲行年七十衰  
病侵凌筋弦弛已蒙聖恩許令致事所有家政當傳子

孫而嗣子既亡孫孤孫鑑次當承緒八以年幼未堪跪奠  
今已定議屬之奉祀而使二子埜在相與佐之俟其成童  
加冠于首乃躬厥子異時朝廷察熹遺忠或有恩意亦令  
首及伏惟祖考擁衽顧歆永永亡斃熹不勝大願其諸家  
務亦當計度區處分屬埜等及諸孫息使有分職以守門  
戶尋別具告而施行之熹之衰病勢難支又如以恩靈尚  
延喘息之間猶當黽勉提總大綱不使荒頽以辱先訓伏  
惟祖考實鑒臨之謹告

告考妣文

孝子具位熹敢昭告于皇考太史吏部贈通議大夫府君  
皇妣孺人贈碩人祝氏熹不考孤露垂六十年不能以時



考次先君行實以表于墓迹其所由雖實有待然而怠緩不虔罪已無所逃矣逮今晚暮衰病侵加改上之謀始有定論乃克紬繹遺文傳之時事撰成行狀一通粗以發明先君立朝議論本末而皇妣德範梗槩亦以附書將以請銘于故相退傳益國周公庶幾有以闡揚潛懿昭示後來使予子孫孫勸忠勉孝以無忘考妣啓佑丁寧垂裕永久之意繕寫既成先事以告惟是荒塞之餘不無缺漏熹不勝悲切皇懼之至伏惟恩靈如在鑒此哀誠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告

時祭祝文

粵此季秋成物之始貌茲弱質維望以降胡江永念劬勞

莫伸報効昊天罔極悲慕何窮謹以云云

歲祭祝文

氣序流易歲律將更追遠感時不勝永慕謹以潔牲剛鬣粢盛醴齊祇薦歲事以某人祔食尚享

祭土地文

敢昭告于土地之神仲秋之日萬寶將成蒙神之休幸茲遣免式陳菲薦用以揭虔尚其顧歆永垂庇祐

又祭土地文

喜窮年奔走茲復真居老幼無虞以及改歲繫神之賴報事敢憇尚其顧歆永垂覆祐謹告

又祭土地文



維此仲春歲功云始若時昭事敢有弗歆蘋藻雖微庶將  
誠意惟神鑒享永奠厥居

夏云仲夏應期時物暢茂

秋云維此仲秋歲功將就若時報事

冬云維此仲冬歲功告畢若時報事

歲云歲律將更幸茲安吉心時報事改未句為介以

春祺

又祭土地文

春日載陽茲維仲月式陳明薦用格神休尚其頤歆俾我

無斃氣序相遷時維仲夏氣序祖遷

墓祭文

歲序流易雨露既濡瞻省唐石改封塋不勝哀慕唐石改

懷謹用清酌時羞祇薦歲事唐石改尚饗

又墓祭文

歲序流易雨露既濡念尔音容永隔泉壤一觴之酌病不  
能親諒尔有知尚識予意

后土祝文

茲以暮春修祀先隴餘更改作惟神保佑樵牧不驚敢薦

馨香式昭報事尚祈鑒享永賴無窮謹告

又后土祝文

茲以春餘有爭先隴唐石等去改為立山載惟保佑實賴

神休式薦醪羞尚祈據饗延于永久無有後難謹告



文謁李龍李祠文

謹以釋奠之明日以祭于龍李侍郎李公惟此廟李實公所遷人到于今追頌勞烈矧惟忠憲抑有前聞薦此芳馨豈專報享謹告

朱子大全卷之八十六

朱子大全卷之八十七

祭文

祭籍溪胡先生文

嗚呼哀哉惟公之生氣溫質良弱冠而李有志四方發軔蓬蒿至于臨漳李承于家行著于鄉乃獻王府乃游膠庠中退而休客彼洛陽有隱其居維蜀之莊公乃束脩踵門升堂一語妙契發乎天光浩然東歸衡泌洋洋我輩我瓢我糟我糲或泮于溪或圃于崗水鯉鮮腴藥穎豐長以是為養胡考寧康以是為樂消檉相羊我心悠悠歲月于荒華髮斑衣名聞帝旁弓旌鼎來聘幣是將義不去親欲隱弥彰乃降命書乃賜冠裳乃命典教于梓于桑李徒莘莘



儼立成行馨歎未聞眉睫不揚式訛厥心炳其文章作人之功于今靡忘中秘之官典冊是臧公晚而居群儒所望陳謨帝前震聲廟廊人曰先生允仁且剛旋反舊廬既壽且截云胡不淑奄忽而亡嗚呼哀哉惟我先君志行文索有不吾儕一顧下肩而於我公所愛無斃豈面而朋所趣同輒續息之言屬以其孤公亦見哀不鄙其愚卜兆使臧卜鄰使居擇術使由求田使舖我壯而頑老無所至悔尤已多視公則愧公不謂然欲終誨之其言諄諄夫豈予欺南風之薰草堂晝寂方侍公言遽聞公疾公啓手足我不及知遣使饋藥公猶見之謂我常來命延以入我趨適至則已無及袒跣而入哭于寢門淵水之戒竟莫得聞嗚呼

哀哉惟昔治命三公是託屏山傾頽草堂冥漠幸公獨存爛若晨星今亦往矣誰復儀刑嗚呼哀哉人生百年誰則不死公有令名亦既壽祉全而生之全而歸之公實奚憾後人之思嗚呼哀哉尚饗

祭延平李先生文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竟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筆一瓢凜然高風倚欤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唯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虫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躰用混貞



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大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  
和樂辰也大成婆娑立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  
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樞衣發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篲  
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  
醫窮枝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尹之合散  
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為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  
物我一身孰為窮通嗟惟聖季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  
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歿孰云非天熹也小生  
州用趙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閭閻侃侃歛衽推先水壺  
秋目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  
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

彌切蹇步方休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  
涼秋已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  
有言吾子勉之凡茲衆理予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  
歸裝朝嚴訃音夕至失声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訣  
終天病不舉扶沒不飯含奔赴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永隔  
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贄不亡  
者存鑒此誠意

又祭延平李先生文

山頽梁壞歲月不留即遠有期親賓畢會柳車旣飭薤露  
懷悲生祭死哀孰不摧慕熹等久依教育義重恩深學未  
傳心言徒在耳載瞻縹緲彌切痛傷築室三年莫酬夙志



舉觴一慟永訣終天嗚呼哀哉

祭魏元履國錄文

人生而材乃克自貴材者亦多鮮或有志猗歟元履才英  
氣豪凌空超遠志節堅高爰自弱齡聲華秀發事賢友仁  
其聞四達迨其中歲攷古驗今訂以經術益宏益深聞人  
之賢若獲於已推之揚之情曷能已視人之阨若已擠之  
是振是拔力無有遺嗟發立林歲月逢莫聘弊鼎來片言  
感悟謂當用世遂究厥施誰謂落落乃過其歸歸來考槃  
于澗于陸悽悽之忠永矢弗告謂當暫惕尋復詔追誰謂  
一疾而訖於斯嗚呼哀哉念昔交情兄膠我漆更攻互磨  
兄玉我石世途艱險孟門太行兄行我憂兄歸我藏與兄

同心誰則如我奚必梁丘君可亦可兄實高明卒監此心  
願託警勸琅琅其音詞佛詆巫考禮正俗奉承靡他葬又  
得十長坂之阿兄所樂游孰云茲今有墳其丘謂我宜銘  
亦兄所寄行高文卑抵以為累日月有時漬縣東窻長慟  
寢門愧恨何如恭惟神靈尚記疇昔感此哀誠來飲來食  
萋萋在門往靈厥宮沒而不朽君子之終烏乎哀哉尚饗

祭何叔京知縣文

程氏唱道英材景從逮惟部黨門館一空惟時東平志道  
誠篤精操笑讐甘委秩祿勁節孤忠遭難而發身沒言存  
孰嗣其烈侃侃辰州受業于門舉憤報德亦取斥奔抱負  
弗施退講于家兄克承之以振厥華惟兄天資高明峻潔



幹父承師允蹈遐轍稽經訂史取友以端博聞約守惟義之安孝友靜廉不練不競一試其能亦克有政令于相土茲適問塗云胡不淑而隕其軀兄未病時過我精舍講道論心窮日繼夜既歸而病亟以書來千萬求訣烏乎痛哉惟兄之明原始及終罔怛于化以病其公上念母慈下歎德孝遠忠極慮語簡情懇兄子謂予盍銘諸幽外期永世知德是求若兄之賢實我所畏惟其不能辭則靡愧嗚呼痛哉昔我來斯兄出迎門羅列豆觴語笑溫溫今我來斯奠此空尊長號大慟兄且不聞嗚呼痛哉

祭劉參議文

惟公文足以取高科才足以躋顯仕踐揚中外三十餘年

吳蜀之鄉自尉而今康新之郡由貳而專白首班衣內既懼於外養朱輪皂蓋外益謹於承宣旋登工畿出參幕府人謂低徊而不偶公獨逶迤而泰然方將告休天朝言歸故里棲神乎香火之社玩意乎詩史之編何一病之弗瘳遽百年之難料悵轎車之既駕倏丹旌以孤翩行路酸辛知名悼恨而况邦人與邑子孰不齋咨而涕漣烏乎哀哉熹以孤童早依仁里無所肖似獨荷知憐登高爲懷每繳紛而近後探囊搜秘或拏攫以爭先以至發廩勸分築倉移粟既同憂而共喜如合病以齊痊惟此好之難忘感餘生而自悼舉空觴而一慟聊永訣乎終天一

祭汪尚書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午三月朔二十七日壬申表姪宣  
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朱嘉謹以香茶清酌致祭于近故  
端明殿學士尚書汪公之靈曰嗚呼惟公李貴九流而不  
自以為足材高一世而不自以為名道尊德備而不自以  
為得位高聲重而不自以為榮蓋玩心乎文武之未墜抗  
志乎先民之所程巍乎其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滄海  
之涵溟自秀發於妙齡冠倫類而獨立中季棄於諸侯實  
天脫其羈馬迨壯歲之來歸曰良時之倘吾及曾墨突之  
未黔復吾行之汲汲汨東閩而西蜀巨萬里而周流騰茂  
實而愈偉膺聖神之訪求既絃綜於天官又潤色乎皇猷  
謂朝夕之疇咨即進陪於廟謨何佞媚之狡夫獻功利之

浮說公抗疏而指陳請昭茲而聖絕事乃謬而不然吾何  
為乎茲列寧隱屏而就閒弭長鶩之遐轍輿退司於閭館  
遂適反乎丘林託僧庐以靜處或獨往而孤尋春塵編而  
寄懷若與世乎無心衆徒嘆公何其樂之獨而孰知公為  
有憂之深伊有識之望公釋東山而再起以卒究其所施  
俾斯民之咸喜胡彼蒼之不可信曾不一老之愍遺忍堂  
堂而逝去與殄瘁之悲詩真也孤生叨塵末契辱教誨之  
殊常殆相期於國士雖不見者十年亦因書之相繼不鄙  
謂其庸虛每咨詢而弗置茲渺聞於訃告悵失声而求  
巾素車以即路越閩嶺之崇高行踽踽而涼涼孰有如予  
心之鬱陶踧陳詞而侑奠痛人師之難遭







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九月辛酉朔二十日庚辰從表弟  
宣教郎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朱熹敢以清酌庶羞  
之奠告于近故建康留守觀文殿李士彭城劉公之靈嗚  
呼哀哉天胡付公以瓌竒俊偉之材而不并暇以耆耄期  
耄之壽胡位公以樞機藩屏之重而不遂昇以弥綸輔贊  
之權使公名若極富貴而無欲實則抱憂歎以終天此中  
外志義之士所以聞公之薨皆失声而相吊或雖未識公  
面而亦不自知其涕泗之流漣者也嗚呼哀哉惟公生有  
異質早擢魏科返而自保弗競弗諱屈首受書典李于家  
內克其美外振厥華暨登王朝遂掌綸綍獻納綢繆訂謨  
密勿忤權觸要無所回屈帝眷弗渝試以郡紱受鉞于南

勦頑踣凶姚安赤子撫摩哀恫禮賢勸孝導和致豐報政  
三年邇嘗其風帝曰來歸本我兵柄曾不幾時咨以大政  
公奮其庸帝虛以聽張磔宏綱塞絕僭令道直身危突不  
暇黔出臨兩鎮威輝恩漸適嬉于堂遽哭于苦恩詔起之  
有竦其瞻公卧弗承帝悉其孝曰究汝哀來覲來教公言  
益切公守不撓再撫于潭亦顯其効乃迁建業民病以譏  
公不寢食起坐嗟咨方略既張惠術四施曾是流孽化為  
充肥帝嘉乃勲加勞進律倚毗方深遽告以疾忠無隱情  
諫有遺筆帝驚罷朝悼此良弼嗚呼哀哉我以孤童來託  
公家公不鄙我勸導有加公姿鵠鵠我性麇麇豈無異同  
卒莫疵瑕自公進為議論慷慨實始期公高明光大公之



知我亦晚而最迨其未歸手札告戒褒德撫孤古昔所難  
并以諉我我其敢安把書長號涕隕闌干還坐以思慨其  
永歎念昔帝師為國死義臣傳承之夷險一致屏山雖隱  
亦豈忘世公襲其傳克廣無替衆咸謂公當訖外庸入贊  
皇極下釐庶工登賢屏茲復境攘戎內繼祖考畢其餘忠  
天胡難諶而止於此羣邪交慶衆正心死矧予之衰竊究  
終始頌言思公曷其有已嗚呼哀哉昔誦離騷舉公觴兮  
今拜以哭酌公堂兮私情公義兩怛傷兮神靈不昧尚克  
鑒予之衷腸兮嗚呼哀哉尚享

又祭劉共父樞密文

嗚乎哀哉惟公之薨迨茲半載殄瘁之嘆惟父弥新日月

有期佳城將啓惟時親故罔不掉傷矧予孤生蚤託恩私  
道義期許晚而益敦臨絕之音寄屬良厚其為感惻其獨  
常情迫此詔除懇辭未獲義當引道以俟報聞凡公一言  
畧已遵奉倘未即死固圖厥終輶車之行不遑相送敢持  
薄奠以弔終天恹恹悲涼言無次叙惟公精爽克鑒此心  
又祭劉共父樞密文

年月其位朱熹謹遣男埜門人林允中略具酒肴之奠  
敬奉熹所撰次先正少傅公神道碑銘草藁告于近故留  
守觀文樞密彭城劉公靈几之前曰在昔歲次公病欲絕  
自力為書來告求訣上言國家讎耻未雪象骨易枯此艱  
難滅次念遺阡豐碑未揭謂我銘之以未前烈下及諸孤



羈貫在列謂我教之它靡顧鵠字畫方嚴詞氣凜冽是豈  
死人而有斯說三復悲號心督貫徹聞公是日三簡并折  
拜疏千言忠憤是洩我雖不武實仰奇節生既入矣死當  
鬼傑又惟公家忠孝闕紀德銘功益付時哲公命不亂  
曷取凡劣諒以孤生幼罹禍孽蒙被前恩欲報罔望故略  
其愚以累斯碣方將涉筆叙次鋪列屬其來西曠日引月  
迄今乃成事偉詞拙遠篤懷之如聽予決想像兩公感涕  
摧咽顧念滯留塵土羈紲莫相嗣人講貫剴切以此負公  
一針再噎頃為迎師寄此筆舌比聞授受稍契磁鐵尚其  
不厭習久而悅及掃童心罔蹈非轍彼齊彼孺悉藉提挈  
卒大公門緩北憂憊山瓢往酌野藪并設老泐如傾遠寄

瀆血嗚呼哀哉尚享

祭張敬夫殿撰文

嗚呼敬夫遽棄予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  
開吝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群言之  
紛紛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丙戌之  
冬風雪南山解袂擗州今十五年公試歲輔公翔禁省公  
收于南我遊巖嶺頭晦殊迹心莫與同書疏懇惻鬼神可  
通公尹江陵我官庠岳駟騎相望音問逾數去臆之窮有  
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攜我觀于時神理或僭是疾雖  
微已足深念亟遣問訊閱月而歸叩函發書歎吒歎歎時  
友曾子實同我憂揮涕請行誼不忍留曾行未幾公計果



至焉。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夫竟弃予而死也。耶！惟公  
家傳心孝，李造精微，外為軍民之所屬望，內為孝者之所  
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袞輝映。自我觀之，  
非唯一駕之弗反，蓋未必終日言而可及也。矧聞公喪，痛  
徹心膂，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  
忠，召賓佐而與訣，季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  
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為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  
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厲其弟以語子，用斯文以為  
竒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并矢  
詞以為報，尚精爽其鑒。茲嗚呼哀哉。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亥朔六日丁亥，具位朱熹  
竊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塋有期，謹遣清酌時羞  
奠于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李  
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  
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  
與兄，臆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  
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  
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  
紛徃反者幾十餘年，未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  
微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脩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  
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



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亡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  
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  
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  
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  
其心予亦見縻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間以就其  
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  
此世也惟脩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  
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酌也惟兄伶而鑒  
之尚陰有以輔予之志也烏乎哀哉

祭鄭自明文

故友台州史君大著鄭兄自明之靈曰比年以來老氣衰

弱觀時俯仰徇勢前卻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  
唯而無諤諤偉哉自明之為人信所謂喧啾百鳥之群忽  
見秋天之一鶚者也蓋自其布衣而已有憂天下之心其  
揖讓人主之前則直欲排佞倖之朋而折其角其言明白  
切至磊磊落落憤激峻厲嶢嶢岳岳明主所為虛心而嘉  
嘆群公所為變容而駭愕善類所為喜幸而心開邪黨所  
為戚嗟而氣索偉哉自明之為人凜乎其有古爭臣之風  
求之近世則措之鄧陳之間而無怍首也夫何天命之不  
延竒禍一朝而遽作使前日之悲者喜而喜者悲紛慶弔  
之交錯烏乎哀哉君昔過我寒泉之濱一語定交情義日  
親逮上饒之草次語宵分而更僕謂當擇善以潛心毋以



一長而自足與今茲之秋孟又札書以申之眷予心之惘  
以實千載以為期書適往而計來嗷然號其焉及哦殄瘁  
之悲詩至百憂之來藥惟平生之忠赤諒雖死而不忘跼  
陳情於一酌詞與淚而俱揚嗚呼哀哉尚享

祭陸子壽教授文

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  
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  
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篤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  
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  
願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堂於曾次卒紛繳於  
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辨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

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  
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  
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  
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  
之兩通期杖屨之肯顧或慰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  
床亟函書而問訊并裹藥而携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  
之不祥驚失声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  
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與吾黨之深嗟惟兄德  
之尤粹儼中止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豪驕  
吝之私耶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亮  
俯昏孰泄子衷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



祭黃尚書文

大道既隱淳風日弊氣鍾于人鮮克全粹習而益遠輕肆  
苟偷言如可重孝行則差猗歟我公受林特異不假修為  
嘿與道契端莊靜一終日欽欽不動而敬神保是臨賓于  
王庭昌言大對庸弗順隨久斥于外晚歸猷納正笏垂紳  
時而後發一言萬鈞閭閻省曹侃侃禁闥權捧顧之心摧  
氣奪孝慈擲疇未返北征引經抗疏罷寔請行帝嘉其忠  
衆服其勇咸惜公行係國輕重公嘗老矣茲復告歸祖帳  
東門觀者歎歎公在故鄉恂恂翼翼士夫高仰遠近承式  
帝曰懷哉舊李之賢乃詢乃訪加璧曰先公拜曰都此帝  
之德及言不隱是乃臣取公年雖高不扶當謂復起

嗚馬安車一病踰年竟以喪告疏有遺忠當宁震悼嗚呼  
哀哉熹以晚季獲游公門望公容貌鄙寬薄歎惟其躁輕  
弗克持久公不鄙然撫接加厚去歲之春入拜公堂公時  
已病志氣則彊正冠肅容不異平日端拱立談教告導悉  
豈謂此別遂隔死生聞訃欲往竹符是縈寫哀陳辭漬綿  
走酌想像德容恍若瞻對顧惟愉情不克其躬永言疇昔  
以此負公

又祭黃尚書文

巳亥之春拜公末下嘗辱面命先德是銘自惟晚生弗克  
堪此懇辭未獲而公未歸官守拘牽莫遑弔哭寓觴一奠  
無所復辭於是彊頌勉為叙次卑鄙進越既惧且慙今奉



以采昧冒陳薦永惟疇昔慨想音容德盛禮恭不以病憊  
任重道遠何愧昔人今茲之亡寧復可見殄瘁之痛豈以  
其私惟其榛蕪卒無以稱公靈不昧尚享厥哀

祭詹淑人文

熹來會公塋問舍修容乃聞夫人遽亦薨逝其為駭愕良  
不自勝恭惟夫人克有令德你配君子賓敬齊莊化被閨  
門怡愉肅穆胡不假壽以永德声兩殯在堂行道悽惻一  
觴奉奠少見鄙誠敬想淑靈諒垂歆鑒

祭呂伯恭伯作文

嗚呼哀哉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  
者伯恭胡為又至於不淑耶道孝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

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  
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為之箴  
而過將誰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為而不使我失声而  
驚乎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  
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曾有一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  
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訟兄  
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  
守不少懈及言以納忠而羞為許秉義以飭躬而耻為介  
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泫然而未肯以自  
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闊廓既海納而川停豈澄濤而  
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降師而親友極探



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  
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永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  
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  
詔奏為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  
專施何遭時之不遂遽繁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左  
圖而右書間道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零衆咸喜其有瘳  
冀卒據其素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  
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曾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  
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學深切情義綢繆粵前  
日之在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  
未即中語簡編之次弟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戕而有

約盡今命駕以來遊欣此肯之可懷慄計車而偕至考日  
月之幾何不旦莫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  
乃至此耶既為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奠冀嗣歲之有閭  
尚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尚享

祭劉氏妹文

年月日兄其位以酒饌祭于亡妹五十六娘之靈昔妹之  
亡兄縻郡紱病弗及瘞歛弗克臨歸來抚棺一慟永訣今  
茲窀穸已復有期輒具酒肴來哭爾殯兄及老幼共此一  
哀惟尔有靈尚其歆之嗚呼痛哉

祭陳休齋文

維淳熙十一年歲次甲辰二月庚寅朔二十有七日丙辰



具位朱熹謹以香茶酒果奠于近故休齋先生冲佑參政  
陳公之靈熹少日遊宦獲從公遊於泉漳之間蒙公愛予  
誘掖良厚其後別去幾三十年而去歲之冬復得見公相  
與開懷握手如平生歡公雖老矣而意氣不衰為我置酒  
談經論義篇什間作疊疊不休相與追遊蓮華九日涼峯  
鳳凰雲臺之間晝則聯車夜則對榻視公起居食飲叫呼  
談噓皆有非後生所能及者謂公壽考宜未艾也然我之  
還公復載酒餞我洛陽則慘袂分攜潸然出涕而有此會  
難又之悲矣醉中別去慘然不樂久而不能平也然亦不  
謂未及兩月而公訃遽來嗚呼痛哉公於諸經皆有論述  
許以寄我相與考評而今而後不復得遂此願矣緘詞于  
里寄此一奠尚惟精爽聽我此言烏乎哀哉尚享

祭許順之文

維淳熙十二年四月庚辰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  
臺觀朱熹謹以香茶及贖幣一匹奠于故友許君順之之  
靈我官同安諸生相從遊者多矣其恬淡靖退無物欲之  
累未有如順之者也逮予秩滿相與俱歸不以千里為遠  
其後別去二十餘年中間相見不過一再前歲雲臺一別  
匆匆未及究其所欲言不意君之遽至此也聞訃慘怛寓  
此一哀君其有靈尚克鑒此尚享

祭劉平父文

憶我少日來託君家君時未闋蘭茁其芽誦書琅然意氣



英發見者驚嗟謂即聞達達其冠歲甫就一官兩除莫府  
再值省負世路威夷耻復自眩婆娑林丘姑適于頤疏泉  
成沼種樹著行館宇連延澗壑青蒼穠春素秋風朝月夕  
把酒哦詩情高意適流光荏苒素髮星鮮人為君屈君獨  
超然恨山不高惜水不廣勝日籃輿翩然獨徃行樂餘功  
燕及里閭擘腹夏飽甕兒夜呱校考書勞豈漸肉食胡不  
百年享此休進示病透華百藥莫瘳神聖香冥孰訊厥由  
親友駭奔行道洒涕矧我於君情寔昆弟益自卜居餘四  
十年豈無他人合散風烟惟我與君俱不諧偶踈伏窮山  
別希會又中念恩契中以昏妪遂茲晚歲情義益親方從  
君遊遽聞君疾代君發棠君語諄悉何意一朝隻影蹒跚  
扶疾哭君幾不自還一奠寢門酸單饌薄唯此哀誠庶通  
冥漠烏乎哀哉

祭陳福公文

惟公德在生民功書信史大節昭然善終善始中興輔相  
比立豪英曰文曰武各以其名孰如我公道全德備莫得  
而名繫名之至亦弗自知惟誠惟一衆善畢隨士於見聞  
以多為富公無不窺不以博著士於詞章以麗為精公無  
不能弗以文稱匪清匪濁不~~一~~不惠和不至流廉不至劇  
論無苟異亦無必同溫溫其毅坦坦其恭執法於中不專  
為直大姦既除國論斯一承流於外不一於亮苛虐不作  
閭里自安中坐廟堂宏綱是摠主德既脩民聽不聳從容



一言拔佞移寵帝納其忠人服其勇晚而告休稅冕遺紳  
安車駟馬歸卧里門進不出位退不忘君垣屋雖卑德義  
日尊羣行兼融尚不勝記公亦何心有此全美惟其不有  
道則弥光兩宮之卷四海之望謂當百年再登承弼卒惠  
我民永綏王國云胡不淑奄忽長終臨絕之言不忘教忠  
烏乎哀哉我從公遊出入三紀晚途間闕遂託知己千里  
赴義一觴薦誠想公如在洒淚同傾烏乎哀哉

祭詹侍郎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七月癸丑朔十有一日癸亥具位  
朱熹謹致奠于近故經畧閣李侍郎詹公之靈烏乎世之  
孝者衆矣其所以為孝者類不過出入乎口耳之間求其

篤志力行以期入乎聖賢之域者則鮮矣惟公粹美之資  
得於天稟孜孜問學樂善不倦其尊聞行知之效見於日  
用之間者在家在邦隨事可紀蓋一本於中和而行之以  
慈恕信乎所謂志於仁而無惡者矣晚登從班出鎮南服  
急於救弊以綏其民故不暇計百全之利而其害有出於  
意慮之外者上雖不獲已於積毀之言然暫謫而亟還之  
則既有以知公之無罪矣衆亦咸謂商度財利鈎校米鹽  
本非所以煩儒孝老成之士莫不冀公之復起而有以卒  
究其所孝之蘊也不謂歸未及門而遽以病告稅駕未幾  
而遂至於不起此則有志於學者所以歎息流涕而遺恨  
於無窮也熹辱知惟舊蒙念亦深聞計踰年一奠莫致其



為愧負蓋不勝言緘詞寓哀尚祈鑒享烏乎哀哉

祭潘叔度文

烏乎叔度生非不偶而終身不涉乎仕進之塗家非不足而比老不渝其寒苦之節出門從師則不計生之先後而唯善是主閉戶積學則不顧世之毀譽而唯道是求蓋其立志之高有如此者是以其躬行之效內則孝友著於家庭外則仁義信於朋友以至於州閭鄉黨莫不高其峻潔畏其嚴正而不敢以非義加焉雖世之賢士大夫知之者北有顧未有能引而致之要路之津使試其學以及於人而遂奄然以沒于地也烏乎哀哉熹愚不肖辱知最深申以婚姻情義愈篤因風聞訃悲不自勝酌此一觴千萬永

訣烏乎哀哉尚享

祭劉子澄文

維年庚戌歲 月 朔二十六日 具位朱熹謹致祭于亡友子澄劉兄袁州使君之灵烏乎子澄以樂易之姿躬篤行之行立志高雅信道深堅處家庭則孝弟達聞交朋友則信義昭著居間則其講道著書有以樂衆人之所不樂從官則其養民善俗獨能憂衆人之所不憂至於收恤宗黨而接引後來蓋孜孜焉無不用其至若其樂人之善而矜人之惡又汲汲焉唯恐不尽其誠故賢者與之遊則常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有明汚炤過之羞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子澄



之得嘗寡而蒙毀衆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遂齋志以沒地也是豈不可為之深悲而痛恨也耶予以無能蚤結交好切磋之益歲晚益親然而解袂江磯忽焉十載婁卜再會率焉無期病不得伸執手之悲沒不得展撫棺之慟聞訃累月乃能使人而病衰不文言又不足以及其區區之意引首西望涕泗交流尚幸揚兄昔同遊好厲其一酌足寄此心烏乎子澄其尚能有以知予之悲也耶尚享

祭潘左司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七月癸丑朔二十有八日庚辰具位朱熹謹致奠于近故太平顯謨左司使君契丈潘公之靈嘗謂論世之孝士大夫優於孝行者政事之才或未必

達精於政事者學行之趣或未必醇就使能兼二者之長則於去就出處之大節又或未必能無所愧也惟公文孝之華行義之實既有以成於身而信於友及其典州郡殿藩服則其聰明仁愛精審待重所以惠柔良而讐姦暴者又卓然非今之從政者所能及爰及晚歲稱疾卧家懇避詔除引義慷慨是其見幾之明守道之固應變從容不可回撓人足以闕詭譎之口而奪之氣烏乎是亦可謂志力之備德業之全而無歉於為人矣謂當復起及此聖朝卒究所施以尉士論何期奄忽遽即夜臺凡在聞知莫不傷悼况熹不敏辱知最深書疏相尋問遺勸勉勤懇之至久而不忘聞訃失声涕竇心折顧以衰病復窘王程逮此踰



年始克布奠鄉風引首悲恨來并惟公不亡鑒此誠意烏乎哀哉

祭劉子禮文

從表具位朱熹謹以清酌時羞奠于近故劉君子禮六十  
七兄之靈曰自我少日託寄高門得從兄遊於今五十年  
矣每切見兄志氣堅疆色莊言厲論議與發衮衮不窮而  
臨事應變從容財處不動声氣日無全牛未嘗不歎其英  
邁闊達老大多材真有聘君先生之道風意其必當出應  
時須以世前列豈謂中歲事多不諧一日慨然謝去場屋  
少肆餘力誅草注鄉數年之間亦有成緒而兄好義周急  
不間戚疏肥馬輕裘視猶涕唾遂散其積翩然南歸憩止

玉山愛其山川之秀風俗之美遊從之盛則遂求田問舍  
而定居焉曾未幾時遽以病卧易簣之旦神宇泰然備告  
親朋千万永訣不鄙謂我幅帟丁寧筆勢低昂亡異平日  
赴車來止我病亦衰把書長號不能自已烏乎痛哉以兄  
之才終以不遇而止於此豈非天乎昏憊支離未能亟往  
拊棺大慟以罄一哀又聞佳城亦既得卜祖奠之日近不  
踰旬走使緘詞遠寄一酌忽焉精爽如在目前烏乎哀哉  
伏惟尚享

祭張敬夫城南祠文

年月日具位朱熹敬以一觴酌于亡友敬夫侍講左司張  
公尊兄城南之祠昔從公遊登高望遠指顧茲土水竹之



間謂予肯來和身卒歲予以懷土願謝不能其後聞公開  
鑿亭沼帶經倚杖日遊其間寫景哦詩辱以寄我寂寥短  
韻幾篇在吟於今幾何歲月轉逝我復來此白髮蒼顏追  
懷舊遊顧步涕落未莫宿草姑即遺祠玉色金声恍如對  
接草木魚鳥莫知我哀

祭張魏公墓文

惟公功存社稷澤在生民上比列列多歷年所英灵陟降  
千古如存曰有遺丘乃寄茲土熹風深宗慕亦誤知怜茲  
幸分符獲參奉守瞻言螭首饋奠莫親寓此一觴諒蒙昭  
鑒

祭南軒墓文

惟公閔達之資聞道最早發揮事業達于家邦中歲間居  
益求其志鶴鳴子和朋簪四來我時自閩亦云戾止更互  
磨切群疑乃亡厥今幾何俯仰一世公逝既久我老益衰  
何意重木獨撫陳迹塵途髮鬢拱太荒涼錄牒散亡音徽  
莫紹世道之感平生之懷交切于中有涕橫落欲推公志  
據舊圖新衆允未字唯以自愧一觴往酌并寄此情公乎  
不忘起听我語

祭叔祖奉使直閣文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月戊子朔二十日丁未從孫具  
位熹敢昭告于故五十六叔祖父奉使直閣府君故五十  
六叔祖母蔡人王氏之墓惟昔鼻祖德潛弗并施及後人



克濟其美公仗漢節立哭虜庭白首來歸無所污涅而熹  
先子亦翔天朝適以此時遭謫去國死生契闊遂以終天  
今四十年熹復來此無所肖似寇秩橫加能薄幸多仰愧  
前烈恭惟明詔全節是褒照弟執然亦霑祿仕瞻望封闕  
來拜公祠惟公不亡歆此誠意尚享

祭叔父崇仁府君文

故三叔父崇仁府君故三叔母安人丁氏之墓昔拜叔父  
于雲之川奧既南歸遂不復見及拜叔母于帝之鄉告違  
未幾即以訃告今復來此双冢蕙然微弟之賢孰哀此事  
既被先澤行矣官榮尚辱後人無怠嗣慶一觴所酌林長  
草豐尊靈不亡歆此誠意尚享

祭趙丞相文

嗚呼惟公天賦中和家傳忠孝愛君憂國懇懇不忘進秉  
樞機適逢变故稟承慈訓援立聖朝計定一時功垂萬世  
夫何不幸乃困煩言適此退閑忽聞遠役衝風冒雪千里  
于征行未及休病遽不起赴車所暨痛憤惟均白叟黃童  
興言出涕矧于衰鄙素辱知怜推免弥縫期於因定何悟  
反復接踵言歸我罪未論公行先邁臨風一慟雞絮是將  
精爽如存尚識茲意烏乎哀哉尚享

祭程允夫文

維慶元二年十一月乙巳晦外兄具位謹以香茶酒果奠  
于內第吉州錄事程允文之靈此月之初得吾弟九月六



日書於便中首言濫得美名恐為師門之辱次言老不辭  
爭愧貽老兄之憂予蓋深有味乎其言如接笑談之適也  
既又視其字登謹好詞氣安閑且言受代有日骨肉俱安  
則又深以為喜蓋初不聞其有所疾痛也及二十有九日  
曾君無疑使以書來乃言吾弟比以此月八日不幸死矣  
嗚乎哀哉以吾允夫之才之志而止於此且以何疾而遽  
然耶余生多艱今復老病中外兄弟蓋亡幾人有如允夫  
尤號同志而幸與時背仕皆不逢猶冀莫年卒其舊業更  
相勉厲以畢餘生何意允夫而遽止此緘詞往酌悲不能  
文君其有知尚識此意嗚乎哀哉

祭黃子厚文

維慶元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己丑雲谷老人朱熹謹遣男  
某奉酒茗之奠告于亡友穀城隱居子厚黃甘八兄之灵  
曰嗚呼哀哉與君相逢俱十五六夜調同聲朝嬉競逐尋  
各壯長居又十鄰講藝論文笑語日親兄才甚高俯睨一  
世顧獨謂余許以並轡追其中間合散不常倏然兩翁顏  
衰髮蒼我行既艱歸以病廢兄老一丘亦困群吠念昔兄  
言凡茲並遊唯我與君庶其後凋亦既有徵謂可長保此  
外悠悠置勿復道孰謂茲今兄去而先遺是一老顧影子  
然欲往哭兄矣雞絮酒足曳弗前目斷門柳兄雖已矣其  
存則長流傳滿世偉登名章兄孝有徒頗勤收拾庶幾成  
編追配騷什唯其清苦絕去羶葷誰其知之後世子雲我



論有疑亦竢兄決今則已夫琴破弦絕烏乎哀哉尚享

祭蔡季通文

維慶元四年歲次戊午十月二十有九日癸巳新安朱熹  
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君季通羈旅之櫬遠自春陵言歸  
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酌于柩前烏乎哀哉尚享

又祭蔡季通文

慶元四年十有二月六日新安朱熹竊聞亡友西山先生  
蔡兄季通輻車祖載將就窆安已飭素車往助執紼而連  
日大病遂不能前謹遣男整奉香燭茶酒往奠柩前於其  
行也哭而送之曰烏乎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  
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天之生是

人也果何為耶西山之顛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  
而我於君之生既未得造其庐以遂半山之約至於今日  
又不能扶曳病驅以視君之反此真宅而未訣以終天也  
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祭方伯謨文

嗚呼痛哉以此卧病聞君之訃不能哭東望涕零又以  
悲悼之深未暇為文以侑此英惟君之行未能甚遠英靈  
炳然當識此意烏乎痛哉



文公先生朱子大全八十七





